

刚刚成为过去的岁月

张占杰

2024年4月,办了退休手续,5月,开始领退休工资,到今天已经两年了。往事如昨,历历在目。

我是2002年10月来到这所位于石家庄的师范专科学校的。当时的校长姓魏,当年他专门为新到校的硕士、博士开了个欢迎会。会上,他用一口浓重的晋州方言,慢悠悠又无比自豪地介绍:“我左边这位是北师大的博士,右边这位是中国工程院的博士。”接着,他又兴致勃勃地说,学校当下的目标是“升本”,今后全仰仗在座各位,既要把教学科研做好,也要努力提升学历——硕士读完了,可以再去读个博士回来呀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升本”这个说法。后来这个话题在学校里越来越热,到2004年5月,目标实现,原先的专科学校正式升格成了学院。魏校长功成身退,按时办理了退休手续。之后有一天,我在谈固西街碰见他,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往谈固小学方向去,我远远喊了一声“魏校长”,他冲我点了点头,笑着说“我去接孙子”。那次不期而遇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
中文系的高主任高高大大,整天笑嘻嘻的,教的是中学语文教学法。他的脑子里总不停地冒新想法,随时随地都能跟人聊他最近琢磨出的新思路。我当时也教这门课,他这些层出不穷的想法刺激着我不停跟进,也调动自己的教学经验给他补充、拓展。等到他退休时,我对教学法的思路也慢慢成形了。

2010年,老高退休,临走前把我叫到办公室,指着从书柜搬到地上的一堆书说:“你自己挑吧,我往后也用不着了。”那些书大多是教法理论著作,还有不少教学法相关的史料。我也没跟他客气,能拿的都拿走了,后来我写文章、备新课,这些书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之后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,在微信上会隔三差五看到他写的歌。真没想到,他还精通作曲。我问他什么时候学的,他说是在当民办教师时,那会儿考大学报志愿,他选了两个专业,一个是中文系,一个是音乐系,最后被中

文系录取。听着老高的歌曲,仿佛又回到那个满脑子理想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的年代。

系里的老师们性子都很温和,几位年纪稍长的,说起话来慢条斯理,句句都有根有据。李健老师是2004年前后退的休,我和他共事的时间不到两年,私下也没聊过几次,只记得他早年曾在我老家衡水待过——准确说,是在安平县群众艺术馆做过一段时间的乡村文艺工作,为当地农村剧团写剧本,还组织过下乡演出。正因为有这段经历,我当时特意找他请教过不少民间曲艺创作和演出相关的问题。

最近一次和他交流是在2022年12月,我把孙犁的佚文《蒋介石臭史》拿给他看。没想到这次交谈过后没几天,就传来了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消息。学生陈然后来拿来了李老师的《中国戏曲史》讲义的复印本,留作纪念。整份讲义全是手写,没有一处涂抹修改,每个字都工整得可以直接当硬笔字帖用。每一节下方都标注了具体的写作时间,精确到了几时几刻。从内容来看,这完全就是一部专著:他将中国戏曲的历史用精炼的语言勾勒得清清楚楚,还对一些主要剧种的曲调做了辨别,这与文学史中关于戏曲的描述专注于文学性是不同的,只有行家才能写得如此专业。

这二十年,我教过多少学生没具体统计过,总有几百人吧,大多已经叫不出名字了。在学生们眼里,我可能是个比较严厉的老师,这其实跟我的个人经历分不开:我21岁大学毕业,36岁考研、跳槽。那时才娶妻生子,工作本就缠身忙碌,做这个决定的艰难可想而知,也因此格外知道,想要做出改变,时间有多宝贵,环境有多重要。

我曾和学生说过,大学毕业之前的这段日子,是在家庭呵护下,人生中仅有的既能随心所欲又能心无旁骛地读书的时光,也是为以后的生活、工作积攒能量的时期。等真正踏入社会,为生活奔波时,你再也不会拥有这样一份宁静,能让你沉下心来好好读书了。当改变命运的机会摆在眼前,没有扎实的知识积累,只能眼睁睁看着

乎?季子曰:‘不然。始吾心已许之,岂以死倍吾心哉!’”

季札的“心许”,是明明白白放在心里的郑重承诺。他没说出口,但心里已经笃定应允,所以事后要兑现。

默与许

晓奕

这是真正的“许”——不是含糊,而是内心笃定的应允。

反过来,是沉默被误读,甚至酿成遗憾。《晋书·周顛传》里,王导和周顛本是好友,王导有难,求周顛帮忙,周顛当面没应声,只是沉默走过。后来

它溜走。

在大学校园里,学术讲座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。这二十年来,我的身份几经转换,不再像学生时代那样追着去听名家讲座,但有几场讲座的印象,直到今天都格外深刻。比如我听过河北师范大学马云教授、胡景敏教授的讲座,二位都是那种做学问中规中矩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扎实学者,他们的讲座不仅知识密度大,观点也常有新意,能一步步领着学生扎进研究对象的精神深处。

有一年,上海师范大学的梅子涵教授应我一个同学的邀请来石家庄讲学,我请示老高:能不能请他开个讲座?老高同意了。梅子涵教授不仅是儿童文学的研究者,也是国内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。那天,梅先生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衬衫,端着一杯咖啡,讲了整整一个上午。大教室挤满了学生,盛况空前。他为学生打开了儿童文学的视野,使大家从《宝葫芦的秘密》《大林和小林》《稻草人》这些经典,走向世界儿童文学的广阔天地。

二十年间,我经历了很多,他们像过客一样,远远而来,又一闪而过。现在,在别人眼里,我也进入这些人的行列了。许多有趣的、值得回味的瞬间以及值得珍惜的人,就留着余生慢慢回味咀嚼吧。



●老树画画

葡萄架下

老树

朋友郊区小院,长满瓜果梨桃。葡萄架下一躺,装作十分逍遥。

王导掌权,别人问他怎么处置周顛,他始终沉默,最后周顛遇害。王导的沉默,不是同意杀周顛,可在当时的情境下,沉默就是不救,就是放任。后来,王导看到周顛当年为救自己写的奏折,不禁痛哭流涕。

孔子在《论语·卫灵公》里说: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,失人;不可与言而与之言,失言。”其实就是提醒我们:沉默有分量,但别把沉默当许可;应允有边界,别用沉默去含糊。

放在亲子之间,也是如此。孩子心思简单,看不懂大人的沉默留白,只认“没拒绝就是允许”。做家长的,得把规矩说透:不吭声,不是纵容;没表态,不是默许。同意就痛快答应,不同意就直白讲明,别让孩子猜。

星期文库

《红楼梦》中的端午细节之四

清虚观的老道

林梅朵

古人过端午节,一些地方从五月初一就开始了。在《红楼梦》中提到,四月底,元春派太监送出一百二十两银子,让初一至初三在清虚观打三天平安醮。清虚观这地方是元春指定的,观中的张道士是元春爷爷荣国公出家的替身。

这张道士应该也是穷人家的孩子,被荣国府买来放入了道观。而荣国公早就驾鹤西去了,一年到头,贾家能有几次想起他这当年的替身?身在清虚观、心在红尘中的张道士,借这个打醮机会,从一出场就铆足了劲。

贾府家大业大,府里经常有些出家人走动:地藏庵的圆心,水月庵的智通,还有个宝玉的寄名干娘马道婆。这些人说是来“看望看望”或者“送供尖儿”,总之都是一番好意,不过这些好意都不便宜。就说马道婆吧,一次走动中,她见宝玉烫了脸,几句话就骗得贾母一日五斤香油钱。这笔钱贾母不说“取消”就会一直发放。

张道士虽然也往府里去,可到底不同于尼姑、道婆,不方便跑得太勤了。他有时隔空发个邀请函,邀请宝玉到观里逛逛,却被告知不在家。

打醮这个近距离接触贵人的机会,张道士可不想只得元春那一百二十两银子,进一步拉近关系才是更重要的。一见贾母,他奉承完老太太就说:“别的倒罢了,只记挂着哥儿,一向身上好?”他知道,问候一百句“万福金安”,不如惦记一句宝玉更得老太太欢心。

张道士接着又说宝玉长得像当年的国公爷,说着就流下泪来。他这一回忆,引得贾母也落了泪。这张感情牌打得效果极佳。之后他感慨:“当日国公爷的模样儿,爷们一辈的不用说,自然没赶上,大约连大老爷、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。”说完呵呵大笑。这一哭一笑,不逊于王熙凤初见黛玉进府时的精彩表演。而这句感慨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回忆了,更在于强调自己的身份和功劳:国公爷的样子只怕连他的儿子孙子都不记得了,而我张道士在这儿替他出家快一辈子了,府里可不能忘了我啊。

说完那一笑,更是为下面给宝玉提亲做铺垫,如果给宝玉提亲成功了,岂不又和贾府套上一层关系吗?可惜,这事被贾母拦了。张道士马上启动第二套方案:送礼。“或有事事如意,或有岁岁平安”,吉庆又精美。若有一两件能佩带在宝玉身上,岂不就成了活广告,贾母等人时常能想起清虚观还有个张道士。

你看他嘴上客气着:“哥儿便不稀罕,只留着在房里玩耍赏人罢。”没想到那要命的小爷信了真,当场就要舍给穷人,慌得张道士又赶紧拦着。

清虚观打醮的很多细节值得细细品味,只张道士这一个人物,就让我们看到了红楼之细,细到小人物的心思都纤毫毕现。